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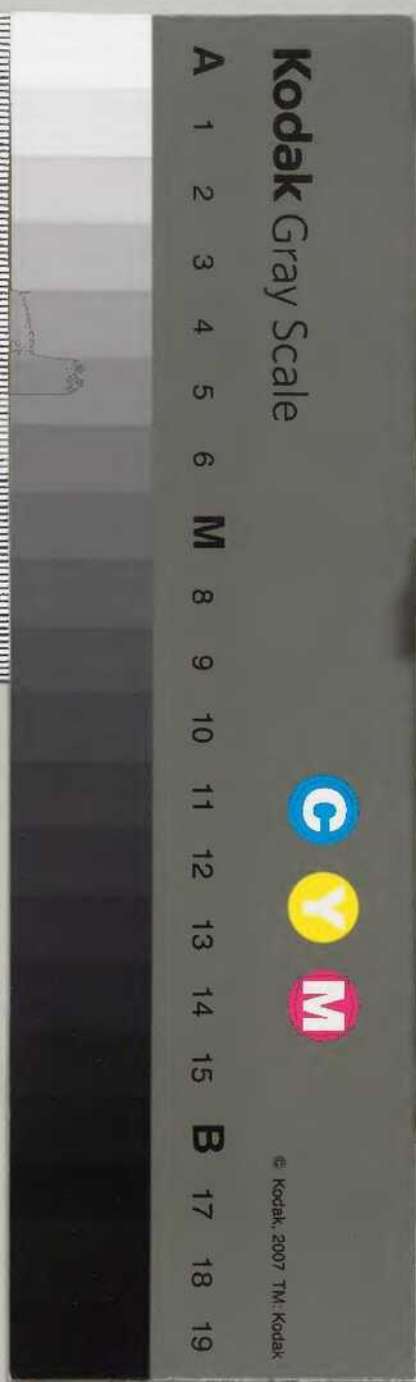


五 六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白
二 七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8564	
冊 數		5	(1)
函 號		276	41

276-4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鄉嬛集註序

文庫



每○仲○昭○爲○古○文○辭○必○與○俗○語○作○
仇○不○肯○效○姝○姝○暖○暖○習○氣○所○手○
授○集○註○率○薈○蕞○諸○塵○談○而○漁○獵○
其○精○者○鑿○鑿○垂○世○語○也○予○欲○

帳中秘以課兒。兒曰：是理學。鄉
嫗玄言二酉乎？試懸之國門。與
都士人共商訂。當莫竄一字付
之梓。

朱陞識

項仲昭四書鄉嫗序

學必誦數以通之。誼濡以體
之。迺能究淵微而沁入理奧。
倘不得一二名通為之指點。縱
絕代奇姿。自謂開胸豁臆。暢

吾以言終與聖矣神理不相
爲吾終之而能盡廣卷不觀
大都語習率統子習義類弗
探秘於酉室之藏徒敝千古
文人之舌何爲也劉孝一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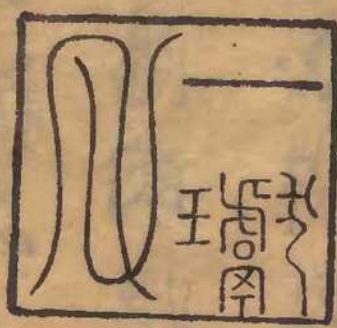
言賓之而稱之曰吾聖譯尔斤之
而守之曰吾記劍爾適越而望
冥山誰爲司南哉董仲舒習言
善爲師者造而勿趨稽而勿善
省其所爲而成其比湛如力不

勞而身大成予誦斯義聚季仲
輩煮字焚舟坐論幾破蒲團
猶未匡此而陽所未逮而仲昭
乃能先我而撰著矣撰既成緘
以示予一閱之幾遍海內異之曰

此天工嫻嫻異儲也不恨我不見
象山陽的高人之象山陽明恨不
見我耳則誰謂石室終古固
存不一散寄於人間而通滿斯
籍哉是在誦數誣濡而自得之

已

年知為鴻業一蹴父頑之持撰



左傳正義云序言叙音義曰爾雅叙詁云叙緒也然則序其綱要若蘭之抽緒○孟子曰

第一節第一段大學之書第二段三代之隆第三節第三段及周之衰第四段自是以來第三節第五段天運循環第六段雖以善之許東陽之說室直清云此一說言教學之所自第二節自天由設也

大學總論

銘緒山曰一部大學其宗旨不待泛說只在止至善一句止至善又不得泛求只在各自心良知至善如何即其良知知密不密一念自欺可見吾本心之未至善天命流行純粹不雜不待提議自然發見此理至微而顯至動而靜是之謂至善若著一毫纖纖便私以人便危而不安矣可見良知即是至善是至善也在此而言虛靈之中條理燦然謂之明德在國家天下而言分雖不同其真誠惻怛一併無間是之謂親民大學之教只說止至善矣必從明德新民說來者要知此是聖人立言苦心雖親民以明德是以前清淨無染見良知而不切乎天下國家之施是謂知至善是謂致知非止至善也必以事功作用見良知而無有乎真誠惻怛之實是謂致知是謂致知非止至善也必以事功作用見良知而求致之休而外顯自然物格之用是又分內外為二見內外不能兩忘非止至善也古之止至善三字必從明德新民指點出來可見至善之休至動而神至感而寂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此聖賢立言之苦心師門設教之宗旨於此悟得徹斯謂之真悟於此行得徹斯謂之克行

大學章句序

蔡虛齋曰此序作四大部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興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此一序之大旨也。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所能及也。為第三節。簡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及孟子校至末。為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述也。東陽許氏作三節。似有未當。

代之隆其法濫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蔡虛齋曰夫流於言末流也餘齋猶言餘緒也番易齊氏謂水流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齋衣裾之末也此說可用許東氏折為四字解者非也

外有以極至即目之詳

蔡虛齋曰規是一個大圈子模是鑄金之模範者也皆以其大經言即竹之節目綱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據語錄及或問分明是以明之德於天下為規模之大自格物致知以上即做工夫至治家治國處皆其即目之詳也據先儒說規模之大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此皆以大綱言故曰外明德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許多節目新民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節目此是大綱中之條件故曰內此恐未當若只三綱領為規模則定其真就是八條目矣又何為規模何為節目何為大何為詳

記誦訓章

臨川吳氏微曰儒者之學分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唐康氏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記誦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陽氏未可也亦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

以謂詞章之學宋史公之本傳及言行錄等可考

法華經一卷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權變作也謀陰計也術教小道智教也一切猶言一例也

新安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胡雲峰曰此之虛而有披之虛而無此之寂而感被之寂而滅所以高而無量
補諸術數言不衆技
胡新安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自家衆技如九流皆是也按儒家之外一曰道家二曰陰陽家三曰法家四曰名家五曰墨家六曰雜家七曰縱橫家八曰農家九曰小說家
使君子至沈痛

胡雲峰曰大道之要於大學所載者至治之澤是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故不得聞大道之要下之人無能行此大學故不得蒙至治之澤
晦言言不明也如月之晦如目之盲蓋塞不行也如氣之否如川之塞○反覆是義轉愈深沈如物投於水而不浮猶如病加身而不愈○五季○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

伯謙字伯淳明道先生叔諱順字正叔師伊川先生
程氏渡心曰大學一篇原意始終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吾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行隆替視此三者何如耳
蔡虛齋曰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倫於三代廢於周秦傳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蘄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在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按孔子弟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後漢表章於程子漢明遠微朱子自三代
而其教行於天下自孔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

序內曰天降 至所詳及也詳言大學之教自及周之衰 至以發其學言
大學之書所由作自及孟子後 至末言大學重刊由述

所謂司統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習子書聲典帝曰契曰汝作司徒教
敷五教在寬又曰商命汝典學教習子

私淑字最切程子傳之楊中玄中主傳之羅仲章仲章傳之李延平及劉胡諸
公朱子因親授其餘詳也

按大學之書初在札記中程子始尊此篇而表章之為始學之人循此路而
進此古人為學的次第不特大學見其次第即論語亦見古人為學的次第無
非與後之學由大學次第而學無異其無差謬萬世之下見孔氏之遺書
即見孔氏之心傳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晦菴六十歲也寧宗慶元六年
庚申三月甲子卒年七十○直清曰新安地名按朱氏先世
為徽州新安人至父希齊先生始因仕入關生朱子建陽之
舍遂為建州人而今猶自稱新安者示不忘本土也

朱子云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全一篇之意

新鐫項仲昭先生四書鄉媛集註

姑蘇 項 煌仲昭父 輯著

錢塘 翁鴻業一猷父 恭閱

全書萬心明曰大學之道有簡大本明德是也道有簡大工夫明德是也
道有簡大作用新民是也道有簡大歸結止至善是也道有簡大根源修身
是也道有簡大次第本末先後是也道有簡大統致知格物是也
大學此聖經也而曾子述之大學其千古學脈亦只這其不學而己學以完
心修為大以物我同休處為道之大道在提融一念這却靈明之全體使全體
皆明又無時不明各本明之德不曾外加雖然非離民以為明也我與民
原共此德即此心即此理我以此德而自新之曰明我以此德而與民共明
之曰新亦非離此心此理也明德只是良知良知本於德性性即至善止
至善者明德之本体相為渾合也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知
止水無波是也其止善是明德工夫做到盡頭處而已
大學不要添大人此是說通理非說人品明德不要添心蓋德誠心意身也
民字不要犯天下字蓋新說齊治平也明新不要分休用蓋新民亦明德
也止至善不要說止至極蓋學原無止息也至善不要說德有至善新又有
至善蓋非求之功為此也

大學序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
指然復明於世雖以意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問亦竊附已意補其
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
人之力則未必無小補焉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傳曰泰
今讀如字 朱熹集註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治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
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僥倖之汚也
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正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
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
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精詳得謂得其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
知止爲始能得爲終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克治其國克齊其家欲齊其
家動然動之以正者則不能無而不妄動之三
字
不妄動爲不外馳而經筵講義亦作不外馳蓋

家者。其身欲脩其身者。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漢書平
帝紀一切
顏師古
註云死以
尸切物取
其聲也

有可先者見於此耳
此上即一意相承而反漢言之以而後字形出必先意先後乃一時事陳
居一曰格物是求知此止知至便知止了也意誠是定心正足靜身修
是安身家齊國治天下平是處而止深矣所謂明德者天下如此
自天而受之身又明德之德會處故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心則窮天壤其也
則貴元氣任全崇卑任多小大壹是皆以脩其物我同休休來不壞之身爲干
古學脈大本領而已身不脩其本已亂而欲天下國家之未就吾條理而治
者矣矣且本原既虧先身以齊家即所事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身天下則
不可亂也明甚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意見雖同知天下國家是推不去的則知其爲心內事此所以自天子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就性上說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蓋兼統
到性分上如何知得物我此是于古學脈大綱領處止其入察脩其工夫善
其命脈身其源而本之一言又所以點化此身探柯此善未即止明察之
意重意不可以脩身齊家並言所事者齊家報不脩身以齊家來不是把
本末與善惡對看

蓋字疑詳則字決詳

張氏師曾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義可知

康誥武王
述文王之學
所以告康叔
也
大甲伊尹
成湯之學
所以訓大甲
帝堯舜禹
堯之詞
或曰之廣
韻註也

全章湯霍林曰此章不是解明德是解大德之學在明。德充湯文都是古來
大人德一也當諸性曰德賦諸天曰命指其虛靈曰明形其高大曰峻德之
是謂明德
康誥此釋明之德之義經云在明。德者何也共是一明。德於文言克明明
心上有真明外乃其真能也也於湯言顧諟淵猷此天命之性常惺惺不昧
也於堯言克明峻德此克克大也於伊尹言三聖臨之明也德於天下若如
求明于天下而得明也自見自明也蓋三聖臨以脩身爲本外無他
務自明外無他務
德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使克非費力以中管懼之不昧不爲氣
拘物累耳慮至溪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意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
自天之有我者言曰明命。本明顧之者欲其常明而不昏也朱子曰只是
見得道理常在目前不被事物障障常若其參前倚衡耳峻德即是明德但
自其全體至限量謂之峻耳非外自是峻也。如自是明此克之澤然與天合
德處自心休言不自功業言雖說是峻德却於本體上未嘗增如毫末牛春
子曰末句是批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已德不是訓解三書之詞
曰字極吃緊即指性體而言

右傳之章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
至止於信傳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層次如左
凡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
淺始終至爲精密孰讀詳
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大甲曰顧天之
明命 大讀作泰 誤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爲德者也當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
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 皆自明也 結所
皆言自明
已德之意

大學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
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
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皇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
所以脩身也齊家以 其本亂而末治者矣
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
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盡孔子之言而買子述之
凡二百 其傳上章則買子之意而
五字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因程子

湯之盤銘曰苟曰新曰新又曰新盤沐浴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曰新之
不可畧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謂作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其極止於至善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緜緜黃鳥止于丘隅。作縣。詩小雅縣緜之篇。縣緜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緜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爾雅曰涯內
為渠外為
隈長渠則
氏曰水涯
曲之地

吳氏曰
鑄治木器

得立隅也人止之經十宏于千里矣引詩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感情
所當止之外見道不外乎人倫日用通諸教字是綱維是贊其德性深遠
不可測識意無窮即是五者之止亦即是發心運用處止不在教先亦不
在教後只無不教就是無不止黃貞父曰一止而貫群止如一水休而遍河
海一日光而照寰區在君為仁在臣為敬在子為孝在父為慈在交為信同
出而異名也
瞻彼而協心之極只是發求止者初為欲而已淇澳之詩古瞻彼淇水之隈
曲紫竹猗猗而美盛以興有斐文采之君子其德之成猶治骨角者既切而
復瑩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瑩由是內為瑟琴嚴密固分戒發外為詩書言
而宣著盛大此有斐君子其德終令人不可忘今全釋所謂如切如磋云者言
君子之學剖開理欲界必無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也如琢如磨云者言以自
家身心脩治自家物業必入於天理也天理純全也所謂瑟琴言自備內
此心只有一精明之體中主于中不假於外自狀惻隱也所謂琢磨言自備內
致誠取之由自有而狀之章而有威儀即威儀是惻隱之心非德也也而
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今者言明德至此則威儀無缺亦必完具一至於此
即此便令人心所同狀入即威儀即威儀之惡德也
林大崖曰切瑩是理狀上挑剔淨十明琢磨是意私於磨利淨十知盡下
此等工夫把許多妄念私意都掃除了而此心純是一個嚴毅更無餘物是
謂惻隱惻惻是明德之本體而威儀即惻惻之發于外者此表裏自狀之也
古註曰惻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兒嚴肅也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猗猗
以知其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猗猗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
者惻惻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六反諫詩作綠猗猗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
作宣諫詩作諫並况晚反惻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
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磋以鏤磨磨以沙石皆治物使
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瑩之治玉石

民不勝忘止見明德人具足所以感通頑沈不化二字在表裏上說之在
聖德及人上說

前王而所以不能忘者則此盛德自可不忘耳周頌云於戲文武前王民不勝
忘之復贊世守其功令而贊前王之德至善所昭之謨也後王世席其成業而
親前王之親至善所昭之謨也後王世席其成業而親前王之親至善所昭之謨也
流風也後民安享于永賴之休而利前王之利至善之餘澤也止惟前王能為
可贊可親可樂利所以既後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非明也德止至
善何以有此知此之學也
此只中上民不能忘意無一時沒世而兩層親贊樂利只就君子小
人相忘大化說自是前王妙處有與有則以貽來世有師道焉故曰贊創業
垂統以貽子孫有父道焉故曰親與其樂者風清俗美與其德化利其利者
分井受厘沐其餘澤余自漢曰贊處止所以為親廣清其德也德以守世業
也樂處止所以為利處清其事太平以收美利也然其親贊處又止所以貽
與利處廣清有身新之君子斯常有咸新之小人也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
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直著
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講讀習討論之
事自脩首首崇克治之功惻惻戰懼也感可
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
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惻惻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於戲前王
盛宰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於戲前王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
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
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
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
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
味深長當熟玩之

之其此釋修身齊家之義也。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蓋親愛賤惡畏
 敬哀矜教情五者。本存當然之則。但常人任其情之所向。而不加檢察。致遇恩
 昵加以親愛。而陷於一偏。為或遇不善。加以賤惡。而陷於一偏。或遇德佑。加
 以畏敬。而陷於一偏。為或見困窮。加以哀矜。而陷於一偏。為或見庸衆。加以教
 情。而陷於一偏。為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賤惡教情皆惡。但一涉於辟。誰知當
 體之美惡。若於所好之人。即知有惡在於所惡之人。即知有美在此非乎。致
 知至公至正。敬不能求之天下。鮮其人矣。是何陋者之多也。惟不知說辟。則有
 如諸所云。莫知其子之惡者。益為父者。自身之惡。未能如惡臭。以先之。則自
 心先欺。又安能不受于子之欺。真有如農為貪心所蔽。莫知苗碩。教此之謂好惡
 徇於一偏。則吾身已不脩矣。必不能使一家之尊卑。各得內外咸宜。而歸於齊
 也。故欲齊家者。當先公好惡以脩其身。
 親愛等泛言身与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或專指家說之。字有往而不返意。
 不作於字。離辟字。正派之字。生來俱主太過一邊。說九個辟字。就是不能知。
 處非是由於不知也。此知即是良知本體工夫。只在致知上。諸元泉曰。辟之
 一字。生指心形。指身。發指事。而寬越指知辟之害。能起。不知引諱為說。正
 言其所以不知。官東溟曰。不曰人不知。而曰人莫知。正所謂天下鮮矣。意思
 學問已過誠意關頭。正洩精弊及此。蓋天下儘有不聞所樂。風會所乘。介在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
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
讀
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
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
然之則然常入之情惟其所向而不
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故諺有

黃姚元素曰此章血脉全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蓋家國之間惟有一種真精神真意念暖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之人翻狀勃狀不待教令而自狀與契夫此一神真精神真意念是之謂誠是之謂恕是之謂秘而能喻非此一真之點契而何

其家此管子釋齊家治國也。經云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必有可以教家，斯有可以教國。子貢不佞，無可以教家，便是家不可教，而註教國，又使就吾條理者，必無是理。故君子惟修身教家，使一家尊卑長幼各尽其道，則身不出家庭而已成教國之規矩矣。所以狀若家國一理耳。如善事親之謂孝，而事親之理，即所以事君之理也。善事兄之謂弟，而事兄之理，即所以事長之理也。撫愛卑幼之謂慈，而慈幼之理，即所以使衆之理也。惟家國一理，所以不出家而教已成也。而此心豈假強為康誥曰：君保民如保赤子，蓋赤子有欲，不詎自言為母者，以真慈不自欺之心，而多方以求遂其欲，雖不悉中其欲，而慍已心即慍子心，心不大相遠矣。此其自狀而狀，不幸而無世未有孝養子而後嫁不也，即慈初之理，出於自狀，而孝弟可推矣。

不出家身不出家也。孝弟慈是不出家的事，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

保赤子注愛護也

道理即此而在是教國之理在教家中也事君名只是這個事君亦只是這個事使教名只此這個意是言理非言惟使是使使非使使三個字以事不同而所以狀之理同故下引康誥繁別心誠求之一句教國不外於教家只是一個真心自狀相通不特疏合母之真心自狀合得子君之真心自狀合得民重誠心誠求以誠中斯其真誠契合自無待言

一家惟真心自狀可通則一家也一人也定一心也一心操一人之神一把握一國之要一國之象故君子居第慈以教家使一家皆以恩相愛而仁則一國與仁之教即在此此就仁教家便能使一家皆以禮相敬而禮則一國與禮之教即在此此其國治亂之機由於一家一人一舉動者最速最動之所由者最微如此上上古語所謂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止便足以定一國之治損益其机神哉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上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正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讓一人貪戾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養身不怨而能喻諸

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任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原于薄吳氏李子曰故治國任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及要復誦究言外波長之味使人觀之於言而得一心也

三詩此理詩誦之矣周南桃天之詩之華子少好其華秦之華感此女子也乘此時而婦夫家必有所以善一家之入君子能備教家以宜其家入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家入小雅采芣之詩之弟善其兄善其弟若君子能備身教家以宜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兄弟曹風鳴鶴之詩云

人者表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惟已以及入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任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宜其家而后可教國人天平聲秦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弟而后可教國人詩小雅蓁蓁篇詩云蓁蓁不忒正是四國其爲孝子兄弟足法而履法之也詩曹風鳴鶴篇感差也

金仁山曰三引詩前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
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
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感而是以止是四國也蔡虛齋曰其為父子兄弟
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是以法格入此所謂其儀不感也儀字
作義儀一國之儀晉明威儀表了凡曰前二詩就上之師嚴說故曰教國人
沒一詩重民之從嚴說故曰民法之樞一理也宜者情意浹洽無携二法
者截狀整齊無少參錯末節与上不同上故治國一結實言國本於家此只
在咏詩上發明先家後國之意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
全旨此章大旨只說平天下在絜矩二字与民同好惡正是絜矩之事而不專
其利亦不出与民同好惡之內常說把理財用入對看者非肯湯霍林曰民
之所欲好者財而甚惡者在於為聚斂之臣奪其財故朱傳与民同好惡而
不專其利便尽此章之旨

傳之九章釋家治國
所謂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
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
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
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
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
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彼我之間各得所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於孝上蘇明天顯而致吾長則此無相左之一念同民遂與我弟上能慈幼
弱而恤吾孤則此濡沫卵翼之一念同民遂不倍上之所行而如其慈此可見
人心之同美是以君子即此同狀之心便尋推心方法而絮以吾心之矩將字
畫間之老少長同育于一腔內調停區處處之員滿使此界無缺隔即吾心無
缺隔而天下平矣絮矩之義何如所不欲於上之加我不但以此度下之心
而不施且因度及上之心亦毋以事上所不欲於前者如是不但以此度後之
心而不施且因度及前之心亦毋以從前所不欲於古者如是不但以此度左
之心而不施且因度及右之心亦毋以交於右即此可識所謂矩者不在人心
上着力而在我心上着力只將此心去洽上下周而方之謂絮矩之道也以此
平天下不易之學

徐岩泉曰於此孝典弟不信處見得有倡必應是民心之同處君子即此同
然之心便尋個處置之法便之各得其所乃是推我之心度天下人之心心非
推國人之心度天下人之心也推辭乃云現國人之心不異於家則知天下
人之心亦不異於國不得是以之辭所惡即虛設個上下前後左右之人是
盛出個矩字摸樣上下待人俱活看亦不着平天下君子說夏九範曰本文
毋以字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度處漁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入之心本無
間於已是以有絮矩之道已之心能不問於人此之謂絮矩之道

樂山南山有臺之詩有云樂只以德君子即是民之父母夫君子何以爲民父
母也蓋好惡有正當道理只本吾心真好絮天下人之公好而好以民本吾心

而天下
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
事上所惡於上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羅
解上文絜矩二字之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
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彼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措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
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真惡天下人之公惡而惡以民不狗。民情亦不逆民情必如此方謂公好公惡。父母而好惡能聚矩之得也。反是則其情可畏矣。即南山之詩云：截朕高峻之南山，維石嶺嶺，而可仰彼赫之顯威之太師尹氏，民俱於爾乎。瞻注夫民之瞻在遠，猶之瞻在心，故治國君子當以爾瞻之外瞻，惕我之獨之內省。而不可不慎其獨也。為不憚猶而辭于爾，則望心一欺，無地自容。為天下之大，憚其何以狹其瞻乎。此好惡不能聚矩之失也。且好惡所關，渾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厥先王未喪，先喪心則一念可以對上帝而君天下及紂之身。一失人心，天命遂亡。故後人宜以殷為鑒，繫於峻大之天命，不易保也。此詩蓋言君有道而得衆心，衆心之所以得，即所謂國脈之所以得。若無道而失衆心，衆心之所以失，即所謂國脈之所以失。源則父母之誅失，則大慘之証也。有國可不慎乎。

樂只三節言好惡能聚矩不能聚矩有關於國之得失。而說好惡包理財用人意俱在內。如民之所好，謂所好在貧，則如在利，皆是民之所惡。謂惡不肖惡不肖，皆是好之惡之。有皆他德聚聚去惡，亦空念民情也。民之父母，所謂元后，作民父母，我生有萬民，而無愧于親民之責也。非說感應，便令有不可不慎。慎字項具瞻來，謂當以十手十目之極而廣此當衆之瞻也。即慎獨也。但只是自辱不必說，員我國亡，喪師節，言帝命而以得衆失衆釋之者，天命主於民心，民之所在，即天也。得衆承殷先王朱朱承族後王二句，還是什詩結上文意當補。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 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聚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節彼南山，維石嶺嶺，赫師尹民，其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其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聚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聚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德者聚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事民施尊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最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友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

先慎而慎者何正慎此明德耳。是故君子第一着先從念頭精微處點點精微從善之澤於天者，如朕常服，不令已私稍有障碍，爲則德爲我有矣。有德則得衆，即此自有土有人，則得國，即此自有財有用。上則上之而入者，即此自有財有用。出者即此自有財有用。人土財用必固乎德，故語平天下之本，惟德是。以當之有德何患無財，特未耳。若外本內末，將德置之身外，財友缺，身內本末倒置，則身與民之財而先施奪于民也。民豈不以奪我乎。是故財聚則民散，民散于散而財尚爲吾有乎。惟財散則民聚，不聚者人主亦何樂而求以自取散亡之禍哉。

慎德爲聚矩一層德即明德是一點靈明，無纖欲慎者兢，戒慎不令已私障碍也。此有者則此便有不得外求也。德者是承上契下語，本末不是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只是說治平的根本未即處重德上外者不犯慎德當事內者日夕營存存在心裏，事民向不必說施之以劫奪之教均無與和無寡若使人未忘自私自利之心，非與德之風矣。曰爭曰奪，俱着君與民財聚民財一邊說財散非資予只公利便是散。言性內未而財聚亦就一應言之。斥惡惡出入之報，有斯不棄者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令而民無逆詞者，也。况貨財是民之命脈以悖理而入者，能保民不侵奪亦以悖理而出乎。此聚散出入之机。

大 此有土此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 不可不謹而言德 即所謂明德 有人謂得德者聚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而本上文外本內末事民施尊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 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 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最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友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
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
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唐諺惟命不于常道書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
玉詩之意而申言之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楚國無以爲寶惟
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
金玉而寶善人也梟曰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梟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犯人人文公時爲公子出
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諺若有
一個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爲人之有者。君已有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覺君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今之有接媚疾以惡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忍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昌。

○秦誓周書斷亡。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廷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爲屏。古字通用。○逆猶逐也。言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忠信而滿失之機亦從心決耳是故君子有挈矩之大道以滿吾心之量而大耶以滿天下之量而大也是大道之得必以忠信忠信之心公則任真而流自性之喜怒哀一符人常狀之好惡能普物而公用之便是大道所用得驕泰之主亦欲行此大道但求忘我心自視大視人小民隱不介于懷使此大道矣能以忠信之心理財亦有有生之大道有不必要飲為者財以生而蓄必使人皆生無一閒曠之人是生之者幾縱有厭食之者常足以配其生而食之耗其本也便是寡欲以為而充必使日月常為無一閒曠之日是生者幾縱有不生之者常足以休其為而用之端十緩其八九便是舒則所生常不吝於食而為常不吝於用財源源注注不竭其生机生則恒則足矣聚斂非空也道即大學之道修己明往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是故兩字根本上能不能挈矩來大道只承好惡字好惡不以已而以天下何

朱子曰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此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之信便更穩當

加切蓋至此而天
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道生之者寡食
之者寡爲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
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
發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
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厚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
以愛其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

萬民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羊
 豕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
 六反乘歛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
 孫度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采地者也君子寧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
 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
 國家者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爲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大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

有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觀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六、七、八、九、十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最務之意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

大學二卷終

盧王溪早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
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又孟子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孟子之相授受焉

傳字一篇骨子

中庸總論

按朱子曰中庸一篇愚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章句哉然學者之於終末不得不持詞而辨通其意者

中庸何為而作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孔子者既而俱失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

子思子

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字子程子則重在字而子為男子通稱

道學道統

蔡虛齋曰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夫道統道學以諸道道統以傳道言文武周召而上則任是道統之傳者皆得以明之於上自孔子而下則任是道統之傳者皆得以明之於下孔子之後子思繼其統孟子而遂成孟子之後程子統其傳至朱子而益擴發其道也雖曰至孟子而遂成而此書則不泯也雖曰至朱子而益明非此書則不明也

人心道心

朱子曰道心是理義上發出來底心是人身上發出來的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心即欲求其止

中庸篇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統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二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論之必之虞夏而後已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自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子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泰夫子之說。若爲此書。自是沉潛反復。遂得其旨趣。定得全章句。據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省大學。又着力去省論語。又着力去省孟子。省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且畧々懸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些處少。說上些處多。若在理會文義。則可矣。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自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纔有个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泰夫子之說。若爲此書。自是沉潛反復。逐得甚旨趣。定得全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察。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省大學。又着力去省論語。又着力去省孟子。省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且畧々憇省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在理會文義則可矣。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然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全。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聖相承至道統之傳

張師魯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豈專堯舜禹三聖人而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傳周召之為且其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人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語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著者也詩稱穆王王於緝熙攸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建其有極而受冊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交持其執中之意可知矣至於皋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及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照湯誠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詞有曰欽厥正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苦高宗惟木洪範則直后洪範則聖其曰道積於厥躬者休之立教學於人者用之行無係用咎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尊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三王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敬德夫以敬為虞時而居之不王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敬德夫以敬為虞時而居之不王之中道也則其能守中為何如也觀此則聖賢接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其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太道統之傳。若

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蔡虛齋曰流派所出為宗顏子由博約之說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而傳得其淵源也

墨卿即老子道可
道非常道中
庸有學見時也
孔子作中庸
以明發吾儒是
所以絕夫子之意
也

孟氏為能推明是書
趙修菴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處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克其仁義之良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大義終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吾天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然當其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故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以
平百所聞父師之言更且演繹作為此書
以紹發之學若其意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自天

老佛之徒 至大亂矣

蔡虛齋曰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要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也與
孔子同時不待孟子後而後起釋迦而後起也西域人生北周敎主時亦孔子前人也至
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曰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而已致知者盡心
知性也力行者盡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也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
老子曰修心煉性本有似吾儒之所謂修心養性此可謂近理矣然吾儒之
盡心知性所以降善以明乎道即堯舜所謂惟精也彼之明心見性則覺以為
妙其歸至於絕於衆智空諸所有所謂清虛小則妄幻人世語大則廢於六合者
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儒之存心養性所以固執以守乎道即堯舜所謂惟一
也彼之修心煉性則以退為長其歸在於自生固執而物表所謂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其骨使人無知無識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同乎此其大
亂耳可見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于有餘堯而其言不異如
舍後節歷選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藏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存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蔡虛齋曰程子惟得有所考以續乎夫千載不傳之緒則子思憂其傳者今
得其傳矣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則子思懼失其真者今不失其真
矣

黃龜齋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難亂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
尺度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如仔細將章句完研
令十分通曉後自生融會却取而視之可也
石氏所輯錄即石子重集解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
說莫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吾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支分即解

蔡虛齋曰支是人之四肢即亦是肢中之節脈是人身中經絡皆是借用字也
支者大支也即者其中即段也即是在支外故自首章至十一章為一支而折
之為十二節自十二章至二十章為第二支而折之為九節自二十一章至三
十一章為第三支亦折為十二節三十三章則獨為一支又所謂一部小中亦
者無復用節解為矣

詳畧相因

蔡虛齋曰自支即言如首章性道教是也則下十章詳之十二章言性陰陽也
則下八章詳之二十一章言天道入道畧也則下十三章詳之蓋未復舉一篇
之休要也○巨細畢舉謂支即中兩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義說入
心存養省察之功推而至於天地萬物有自仲尼以下有君子之事并和處

參看自是歲即言讀而獨定之沉潛反
復參看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
高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二同志復
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管
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
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讀

47

程上曰中之理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貪戰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養之故曰中庸又曰天理之化雖靡然然其理而陰陽之度寒暑日月晝夜之變莫不自帶此道之所以為中庸又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於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終也孟子曰言反經中在其間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雜記更不

介壽貞中召先生曰言即眾集注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

朱熹章句

中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千一不歸之罪中不少罪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者天下之正道履者天下之定理也

乃孔明懷以漢子患恐其久而差也

又卷之六言人安樂二其意已言一里

聲之於書猶通乎書如言一刊

中散爲萬事未復爲理放之則彌

六
卷
之
一
長
義
太
密
其
未
無
所
言

之者又與此類方密其以并算其

學也。盡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之有不能甚矣

卷之八

上為是
下為非
中庸者如中
庸文字單直
須句理會
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

程氏云言天之自
然者謂之天道
天之付與萬物者
謂之天命又曰
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天命謂性也
教也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性而謂之道也道本天命來原不待修但因入欲損壞性體有不能盡其性者于是立一戒法以損壞性之使一循性之本而修之非有增減其性也便是性至命之法門謂之教

羅近溪曰中庸為道而作其安道之不明由於不識性字若華氣言性如何二時如何是道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字同全無夾帶欠缺所以任他見成做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着人說但欲言率已循性心在故又須說個修字率字方全下文戒慎正是脩正是所以為率也雖修也安率也安命也安了凡曰聖字有循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朕也說不得色一任他本來流注自各有一字說自家說為是但中庸之旨不分人已故修已之道亦是脩己不人盡物之適身之而後即是模範非修道之外別有以教人也則此教字當如三教之教字

道也道也者即命即性一命之理無息不流一息離道則性命一息斷絕矣天下此入此道即屬人身可離便不是道正見道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不離之祇不問之而有道更不離道之功不睹不聞正是天命本體原自無礙無礙而可離者謂之君子其不睹者戒慎謂觀過非無形也於其所不聞者恐懼謂聽訟無教也蓋視有起滅天性無起滅而不睹是謂見性不聞是謂聞性也○萬善人之性當定其本體常動者其真如此不睹聞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之謂教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重子所謂道之大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出於天亦此意也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

平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者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慎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萌芽處在心曲中其地至隱念頭初動其事至微朕初念之動其是亦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見而非至見至顯之謂也此君子慎獨之心見其真而見其微莫有顯處耳此時止宜提醒一念分令感通精神命脈更無遺漏益不欲于獨睹獨聞中而離其不睹不聞之真作也

道不可離說得太現成人決不可離說得太安排須知此道命于天率于性乃人心一點真念頭覺有隱微不去的所在而戒慎之功自有不睹不聞者矣戒慎者固于不睹不聞中而戒慎尤于睹聞中不睹不聞見于天又見于人也故天命常着可率而率性即是天命朕戒慎是體道大段工夫而戒慎之吃緊處在故又說莫見節抽出戒慎中第一緊關防如城門時常防護固守偶有生面人來更加盤詰原非兩事不可以靜存動察分點兩節又不可說慎獨即是戒慎一層工夫夫果無知曰隱微而其真莫顯云若蓋謂此獨非一人之獨也乃天下大本達道之所在也下文天下字正對獨字言而大字達字正其顯見處獨性有關於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所以為莫見莫顯可以審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中庸

此之謂性之也

最妙是從喜怒哀樂說起人以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一人之性耳不知乃中也乃和也乃大本也乃達道也非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喜怒哀樂未發時性之體也絕無染著無所倚故謂之中中之內已涵天賦之節既發時無過不及恰中其節與未發之中無所異矣故謂之和蓋中是天命之性兩淵涵雅不可睹聞而萬端萬聞之用皆本是性而率以行者故中為大本達道者此心通達無碍天下萬物只是此中我既與此中恰好即是天下無碍處故和為達道大本即是達道之本達道即是從大本上達出來勿分對說致中和推極中和之意乃慎獨工夫要之於致中和中以致和也中無不具便和無不通位育功業畢是中和之節而所施為者而却是一中之運用乃天命之而吾率之以至是也天地曷從以見其性於萬物育上見之萬物何以育於吾發皆中節處育之吾發何以皆中節於慎獨而合不睹不聞之性上能中之故夫慎獨者乃慎道之實功正所以率循此性之道而勝合此天命之性也按致中和工夫上文戒慎謹獨已恐重提起一句亦只據見成說只將大本達道觀貼致字甚明使大者無失其為大便是致中使達者無失其達便是致和如云充拓深盡耳位育不必分承中和萬物育亦承天地位育蓋萬物天地而生必須出於神明使和氣薰蒸而陽火煥發時若然則天地之仁有所施而萬物皆遂其生此是達道是事孫淮海曰位乃是致中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履之職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故曰天地無不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声○喜怒哀樂之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致中和天地位育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意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慎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能又曰聖成位乎中萬物育亦非必一一能化之如虎豹龍蛇各歸其類故於此合而言之四罪而天下咸服處皆是育萬物也育於天地之中正天地所以成位處也種族滋長致者非約而精之也乃推而廣之也本吾心之中而達之於政事則經綸參贊上蟠下際無不流貫無不充滿此便是調羹功大蓋造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索了凡曰致即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致中和是性之德可俟而不可求可善養而不可襲取所謂致惟慎獨以俟之而已矣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學者試自解驗吾誠養得此心完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流蟻蟻之微氣無不貫那時節便覺有一段清寧開闢之象便覺有一段飛躍活動之趣這便是位育真景觀致養曰中和之理合天地萬物原是一個故致得中和完全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有一身之位育有一家之位育有一國之位育有天下之位育有萬世之位育極其功功所到極之於性體無增毫末

趣完具於己謂之休衆休聚會謂之要

以結上文之意

第一章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密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經山中庸也

異於小入矣

至矣小人何以反中庸也多足貨智之亂道耳夫子嘗曰世皆欲來道之至者

合天裁也。

管登之曰中庸二字雖並提而中意全收在庸字上蓋為衰世之譏庸以求中者歟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

全上章登之曰此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上節見知行合一大意已居下節即就上意反覆欽之見是二者皆欠真知耳無兩層意

我知民何以解能也人自離道也夫子嘗曰中庸之道之塞而不行也人不能
知我知其故矣蓋行本於知今智者是聰明特達人好索隱晦知常過此道遷
者又不知庸德即在本分而不能知此道既不知而道何以存中庸之道之晦
而不明也人不能知我知其故矣蓋知說行得今賢者是有才具人好行惟所
行常過此道不肖者又懦弱視庸德是許多事業退避不敢承當不及行此道
既不行而道何以明○狀道何常離人人自不察其解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
莫不日用飲食干斯道也但不提醒本狀之良知解能知此道中之正味當面
錯過也愚不肖不足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知耳又為知解所誤執着所拘其

田父志

上

德皇中康人反中康

及而乎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之中庸也。君子而中，小人之中庸也。

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

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
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

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此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首章之義文雖不屬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

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民鮮能久矣

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聞

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
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

過不及則生票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

無我良知堂稿
伏智狀則道何以行。必智起弊而後可行。天子嘗曰。本心之明。卽是知。吾人信點。灵明原無限量。只緣意見作障。失却本來。初體弊其然。任此灵明之体。而智大與狀非借知於人也。只是本體上毫無遮隔。則虛受之中。自有妙處。好問何心。天籟自鳴。好察何心。天倪自動。蓋道既深。雅屬常人。言語淺近。事莫非義。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
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有兩惟兩而定之一衡則其用自一用中之妙全在執兩端上求向其斯之字指兩端用中處言之也不必添大智試問言何以為躋也日用情性不離目前者是中何以謂民之中也此中人人同濬的下文道不遠人八字即是此民

人皆舜惟不自以為知故知大而自謂予知非知也夫子嘗曰夫人患智少吾以為道惡智多今人動輒自負曰予智能燭事矣於未昧此即智之心便是好作聰明妄意之人妄自驕遂而自納諸苦獲陷阱之禍俄而莫之知避也則自智之過薰見害事也由此意見豈不動輒自負曰予智能折義理于微茫但有即

而慕之知辟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廬而不

龍期居也予知之知去聲音古鶴所化
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有反○苦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
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智之心便有好奇之病始亦辨別衆理以擇所謂中庸乃參驗不惑不能極力把持而無期月之守也畢竟是知之未真宜其行險僥倖以惟禍批耶道何由明乎

也此所以無忌憚而行隱怪使自驅入于罟獲陷阱即云能擇乎中庸亦非執兩用中之真識不過以無所忌憚之心而托言時中之用尚安望其期月之守○上段是明致于中庸下段是實發乎中庸上段是素隱行怪下段是踐道而行半途而廢

人也。擇乎中庸。知中庸。原是性。你就入倫日用中。你認中庸。只求合此性。正是爲人處。得一善。即你認而得。這善。是便是得此中庸。至一之善。則拳服膚而弗失之矣。則就此拳。一樹之內。佩服此中。而弗失。蓋語諸一。則不二。回未嘗還入而爲之也。故必如同仁而後道可明矣。

此章並未嘗謀仁字勿添出回仁來回之語人乃泥其文而屬見其多人乃
是至明人至健人同曾自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可味此擇乎中庸是真
能擇者也高堅前漢皆非中也何鑽瞻忽皆非着落景象懣懣而歸約文而
會札則所謂得一善而拳之服膺者也得一善是有所得而合乎心體之中
見卓是顏子活處約禮是顏子執處顏之拳之即舜之執一兩端執字意義極
也即不盈一掬之義拳之服膺謂不出此一掬內而依此中勿失也

中庸
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
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兇能擇而不能守
皆不得
爲知也

第七章

上章大知而言又舉
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同之爲人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也。奉持而養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
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
所以明也。

有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可也。能如舜如禹。而中庸何嘗不可。能即夫子亦豈言難以一阻人之進者。當天下國家可以均得爵祿。可以辭滯。自刃。可以瑄洗。而中庸獨不可。能也乎。蓋天下怪奇之事。皆可能。而中庸曰庸則常也。非奇也。何謂不能也。

王守溪曰此不是說道理不可結論道理則已曰庸若何不可結之有乃觀人之不結此道也許敬菴曰中庸不可結也乃友說之詞謂明三者之難亦有可結而結矣若中庸之道至易至簡而乃不可結也乎以難難人恐非聖人之意

金直養陵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則自中而和又不可以混名耶夫子分別箇南北出來正見不為習染所移乃成其為君子之強夫強一也率性而出則為中和倚於氣稟則為南北須泥心体入說處辨別

阿強解中庸者必謂真強皆子路蓋求所以據守堅定而不委靡仆仆也故問
 強夫子提醒之曰汝有志于強不有風教氣質是南方之強与不有風教氣質
 是北方之強與抑又不有卓然自整立波本來之強与何言乎南方之強如人
 苟不是處以從實勸化令自悔悟甚而人以橫逆施之亦只隱忍一味從實而
 不報此其柔能勝剛能含忍人之所不能含忍是南方之強也亦不失為忠厚
 之道故君子以之自處猶可以消天下忿恚之氣北方之強則異是矣平日視
 金革猶枉席智而安之其心之自負雖死于金革亦無歡悔此其視死如歸能
 果敢人之所不能果敢是北方之強也乃志士勇士不忘之心是強者之所以

蹈中庸可能也。堯平治也。三者亦知仁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
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起下章

子路聞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自南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實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
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
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
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社稷死而不厭非

問強与弱勇精粗不同強字即雖柔必強之強是言到牢硬處站得脚足不
委靡腰仆耳三与字不是詰問亦不是曉其自操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為氣
習所移宏陵氏曰強曰而強正要他在自家身上當下識取本來面目方是
壁立風塵外的漢子教字非止教誨之教如俗云勸化人耳不報無道正其
一味寬柔處与犯而不校不同君子只是好人的意思強字近忍人所不能
忍處着出枉是借用字乃相安意与枕戈之意相似二句串看非必定是死
雖主犯而不生悔的念头亦是平時自負如此

和若君子之強。只是中和作用到底。皆中能調和。則意與事。自和。自中。自強。若亦和安得流此。是有得於慎獨內。而獨持其節。與天下交通者。其幸道之強矯。狀立于未嘗之中。則心源澄湛。自狀四虛不倚。於勇不倚於智安。得倚此。雖當感紛紜。而當堅未發之精神。於不睹不聞中。其法本之強矯。狀完此中。和何時可變。當國有道而功業赫奕之秋。於本求心。休無鍼芒漏洩。是達而守定本來之中。和其矯狀。特立之強乎。當國無道。必以守義安。定為主。而終身不肯變本來之心。休是空高。亦不離中和之作用。其矯狀常伸之強乎。君子之強如此。非從義理文章中來不能也。有是強又何中庸之不能。

有第士章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杜預也金戈兵之屬華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
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
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
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
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
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七章

子曰嘉德行怪後者述焉章句矣素按

有心於不流不倚也。此其定力為何如者。四矯字似對南北言謂其矯。五密于風塵之表也。強在矯上只是贊嘆之詞。時說用矯以挽易流易倚易密。私欲是著相。

全直按中庸道理最平最潔原是人生日用飲食。只因名根不盡所以惑於新
奇可喜做得半上半落首節提出後世有迷末節說到不見知而不悔是
非毀譽一切放下方是依中庸的實地。只是一個名心掃盡潛而不飛
素隱夫不能中庸者皆起于不庸也。夫子曰中庸之道全不參一為名之念奈
何好高之人深求隱僻之理即素此隱者而行之過勞認異之行此本不足以
致名也。狀道中人情喜新之病而因以欺世盜名所以後世亦有聊會而稱述
之者。吾獨惜此一段精力虛用于不必用之地決不可為此隱怪以植好異之
標矣。又有君子不尚隱怪亦既隨事隨物擇乎當狀之理遵而行之矣。但因平
常之道不足以要名將移其心以趨隱怪遂廢于半途。吾以為心知所傲自有
不窮之味既至于半途雖欲已而弗能已矣。獨有聞弦之君子只聞地依乎中
庸而與中為体。所以我体中也雖至隱處行世全不見知而吾心可獨知不悔
其無述此惟聖格者乃能斷其名。格直達不睹不聞中完天命率性之真而
至我之所能哉。即此見民鮮能中庸者多求述之心也。聖人不求述而求庸耳
王顏甫曰中庸現前都不待索隱而索之是過索也。怪即隱者索而行之唯
以知行外兩件以下遵道而行反照自見索隱行怪本為微名故厭庸好奇
者遂稱述之非為是斷隱怪非道不可為不是說我不屑為也。吳因之云平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
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羣 **導道而行** **半塗而廢** **吾弗**
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
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
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止也
羣 **依乎中庸** **遁世不見知而不悔** **唯**
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不爲半塗而廢是以避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指示人正見隱即費而在故撒然形而出費來與人看未節收拾到實地工夫直到察乎天地脉奈其始亦不過曰造端乎夫婦可見道不外於人倫日用學若止不必捨却目前刻求玄遠耳

實而于思為索隱者發也君子之道何嘗隱至費之中即隱是隱耳天地間物物是道處是道終見流行到處充滿何事費特費中之如隱于不常不聞中者不能名其所以然則隱也蓋費而隱也何以見其費夫婦惟其愚混沌中具其常之所未嘗無不慮之知亦可以與知乎道及曉其道之盡頭聰明用不得慮雖生知聖人亦不可以知知焉夫婦之不肖肖本來不肖情識未嘗無不學之良能亦可以與然乎道及究其道之盡頭力量用不着慮雖安行聖人亦不可以能焉豈惟聖人雖天地造化萬物功用極大中間氣候不齊小民然皆因是感即聖人有不知不能處亦憾也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統緒之大大極之理包六合之外莫能出其外而載之說大處而語其細密處又細之又具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得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謂費而隱三字斷不得而隱。隱者。較於夫婦節極要說。個費字世間除了聖人
 平等人都非夫婦。及其至以夫婦之道極其至而言之也。則聖人天地不能
 盡故夫婦之道大至非莫載於大中而精細言之又莫破益見其大也。大小
 公平亦勿以夫婦為小天地。聖人為大。堯天云夫婦何以與知正以其學有
 良知偶合。處夫婦何以能行止以其良知偶動。處使夫婦而強矜其智強求
 與肖則失其真夫婦即失其兩為道聖人何以不知何以不能蓋道無所不至
 而聖人之知能有所不達至處有所不能至。聖人只知得
 個中庸之道作個中庸之近此亦何所知能也。天地何以有憾。非天地之
 可憾乃人之憾天地也。人憾天地只是不見道。若如鸞魚則相忘于天高地
 下之間何憾之者不是以損天地適足以見天地之大人自不察耳。而道
 則察乎天地。

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
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
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
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詩云鸛鳴戾天
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鸛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鳥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
類戾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
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
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
宜致思焉

見天地無心之化育隨在顯著到處昭察其心向上為善向內為慎眼前天

地就遠就近人心自取何等貴而何嘗隱耶
其在袖曰上下察處要形察得活察意出即逝者如斯夫意彭山以察為善
心之理之附屬若附屬有理音入不為私意橫行胸中而脫然空闊方見得
上意下意皆從心之天淵始悟眼前之飛躍也秋天臺曰為飛魚躍
則吾身知與能者察于上下也此說精蘊日鑄曰未節正下拾到實處將
夫婦日用工夫明個安上矣則全體謂人但從此端倪究竟不依便與天地
無心之化相為照察余此為端即其真意此言至終負不至今人反認端
端二字以為此時端耳而更求其至貴至貴則合一之旨乎
全書吳國之曰此章為遠人以為道者察中察在一人字上又在忠恕二字上
曰以人治人曰勿施于人曰而求乎子臣弟友皆謂人也認得入字遂據
而以忠恕之心行其橫說豈說都是不遠的道理
而不于思見世之不庸者不識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于其家友之即其
道而別求高遠者以為之故引夫子曰道遠矣性道即在人身上何嘗遠人乃
人多祖道為高遠離人自別求天理便不是道何以見道不遠人詩言之執
柯伐木以為桷彼柯長短之法則即在此柯中而不遠吾謂執此柯伐彼柯則
雖在眼前猶須瞻視而柯便岐為兩矣不遠而執遠也若人之則即在人之
身乃真不遠耳故君子但以常人之道為道當人之身去其多之則本無以復
其負之所本者改盡則本休復是遠固止此更不復添入性一物也

天地結上

第十三章忠之意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之德道遠人不可以為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幽
風伐柯之篇柯斧

道不遠人正見道即在人身上而為人即下文子臣弟友是也如莫以即人
即道等語混遠人不可以為道正見道源不遠耳其意則在人心上意
而視之曰字亦不遠空大道不遠擬議中一着機微便生分別本文指點
而人字來正見道不離於人一身耳流傳而曰改而止不是止而不改以
人治人復其所以為人改者得其所以為人之道不遠人得其人即得其
道矣此正見道之在人人心性上原不容添一物
忠恕者此正見道之在人人心性上原不容添一物
推之便委率性而行不遠人以求遠求耳誠盡心忠恕惟心事事盡吾心以
不願人之施者便知天下人亦不願亦勿施於人其所以施者平以常人之
不願人之施者便知天下人亦不願亦勿施於人其所以施者平以常人之
則曰當於忠恕信且欲其無一毫不差悖信狀反之以事以先施而
尚有一毫未孝悖信便是未始知所求求之理尚且未盡安得不
交脩于子臣弟友之庸之機遇則有庸德之行躬行其孝悖信庸之機
則有庸言之謹必能孝悖信者乃言為萬分中有一分未足亦不敢不勉而
行益力焉此須知不檢而餘亦不敢盡為而謹至惟六具誠心以嚴其
發心言皆如其所行行皆如其心之言言行之間以心相照顧如此此
是實落用敦倫工夫正以忠恕之心盡以人治人之事每一毫虧欠者生
不是漸進于萬實而還於庸之君子乎為道者必如是而後為真終不遠于道

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桷
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為道也張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
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故已之所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
君之道四丘
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為隱怪而作也。子不語神而何以言鬼神。搜出為德二字。便見不露打緊字。恍惚之中。方叔峯曰。源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

見弗聞此吾心之視於空形聽於空聲者也此希微之境正灵机不露人心之鬼神所默潛外即在此處有以妙万物之体而不可盡齊明盛服正人

上

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絜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体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高棲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兄也射屬也言厭忘而不敬也思
 語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直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第十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思陳胡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真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驚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至而滋息爲培氣
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
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曰天申之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
嘉謚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其材質可厚而篤厚之故物之植本完固而裁者承受得天之化育自壯氣至
滋息若或培之若本根先撥而傾者承受不得若任其自覆而已天何心哉
物既如此君子可知嘉樂之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由中達外顯之之令德
既恬而下民又昭臨有德德足以受祿于天故天既保愛之佑助之命為君
又自天申重之而保佑不已天何心哉○故雍有聖人之大德正物之裁而君
子之嘉樂者自必受天保佑之命蓋靈靈有以受之也以事天者事親以得天
者事親孝豈不大
孝者庸德也常人可以自足聖人則全不足也華家庭之和氣則父母順而
孝弟不足奉天地之和氣則父母壘而孝非自餘故舜所以大孝者以有德
為聖人一句下固尊而得富貴係是舜遇之險却都建德中該有的受用必
狀而非或狀若生物則發明必得之理重生物逆天以生物為心狀和氣流
行索與物之美者相湊起因其可厚而厚之也固字最妙受命是受保佑之
命狀指定為天子也必受者不必於命而必於受命也故大德以下四節俱
是論理至末方補出舜見有大德者師心而不為舜也在有以受之耳
全直牛春字曰前節不付以父作投起個子也為武周張本故下兩節一個言
贊先緒一個言成先德俱是子述之事而父作之業益先矣文王所以享慶
也全章主意重武周歸述以昭文王享慶故下章遂承言武周為達孝以與
舜之大孝相對
享慶子思引論三聖以明道之序夫子堂邑自古帝王創養守成皆未免心有

故大德者必受命

得秘其健忘以為迷者安在春秋時而靈滯靈滯隔而祀典廢矣備錄其祖廟以棲神使嚴密也陳其先世所藏之宗器示陟守也先世所遺之衣裳登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也時所食之物則薦之使神有所享其爭神之數有如此以斯時也又有宗廟班列之祀凡子孫始立位次不滯混亂何以哉所以座坐者之孰為昭不混於穆孰為穆不混於昭也異姓助祭而序公卿大夫之爵者所以辨其孰貴孰賤使升降跪跪各有等級也同姓異姓執事而序宗祝有司之事者所以固能授任而辨其實之孰優於孰美於祀也祭畢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祖通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簠簋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大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春秋二節皆豐武周繼其志以行之上節豐事神下節豐待下周而待下之則亦所以為事神之謹不可兩平亦不必以上為時祭下為禘祀亦不必以上為祫下為義湏渾融一直看來序昭穆以生者言昭光也取昭前庶穆而也取穆承意左廟陽位故昭宣昭由光為義右廟陰位故以恭穆敬承為義而子孫曾玄與祭者亦依此立也辨賢不賢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晉來辨子亦不足臨祭方擇人只量人之賢因席事而酌頭便辨出賢來主先以醴飲此為更酌以獻賓亦如此而飲主曰酬于舅眾賓眾兄弟皆如此酬曰衆相酬其舉觴以供長者之役則答子弟也故曰下為上燕毛別長幼昭穆各有長幼非不論昭穆只論毛髮也

[illegible]

也。是事行不其刑。至絲微其居。少其尸。親事死如事生。人如事存。等之至也。踐猶

上二節皆聖行禮而其有奏於生內皆因天子之位而為之者故此節我臣司宜另說言我天子祭祀之而行之天子於奏天子宗等正以敬生王所善之祖考愛先王所親之臣庶也此即先王而復存復生亦不過以此志行此事耳故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為孝之至也孝子慕親其仁人慕其德皇一道而天下亦皇先王以孝治故三舉如社之祀宗廟之祀則孝天下之大定制大典章即是治國之道誠一明之而治國如示諸掌也此著禮之關於治地大履先王之志事者在此而非謂意義之精也蓋此禮此義行於一人通於天下民物秩於郊廟達於四海營生聚眾周游嚴密等禮禮達則孝達故曰達孝若只云意義深遠便與達孝無干國字當看作至字全直徐自淳曰通章重人道二字首揭人在繼之曰入道故政中云人之於世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不曰有人而曰人存亦存乎人之尽道耳故然接個人道說者皆云人簡而政易廢失其旨矣漢云人道者敏政也敏非速乃生敏於事之最下文擇善明誠何其功之敏也道敏樹與人道敏政何是蓋言非山喻也現下篇至滅无急則覆物載物成物不貳則生物不測此地道敏樹也文武發政施仁全

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奸幸頌困勉者終之成德則同而其初從何以入德哉惟於五達道中事之理
 合則就此好時之心以砥礪使神清氣爽便所習行此五達道有一處實意知
 便是力則私意漸消自然真意流露便近仁知耻其不能知不能行則真知徹
 盡氣血鼓壯便近勇此困勉者入德之事也○可見人患事不好行不力耻不
 知耳誠能知斯三近者而要用其力則知耻即是倚知便知所以立德發道而
 脩其身既知所以倚身便非倚軀殼之身便知所以治人取人立政使人之脩
 道而由德矣既知所以治人便非只治其对立之人而家而國而天下猶是此
 人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斯世庶幾脩道盡由德矣

黃見初曰曰好曰力曰知見此心之專一不離處即有所以行之者一也善
真九龍曰三近字以其漸進而名之耳要知好學之心即知身行之心即仁
知耻之心即勇近即切近之近不作遠近之近說李彭山曰近者未離本心
之各此處振起衷為特為開一方便法門下三个所以字湧貼知上讀若如
常提達德達道人之所同可以修吾身亦可以脩天下人之身是治已可以
治人於四知四恥以字全在卷落

何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首則脩身脩者治其缺憾也次則師之友之以博
資次則敦睦宗族以親之大臣論道經邦宜培加敦睦群臣宣力效忠宜用清
體恤庶民培和宗宜慈愛之若子百工裕國計宜招集之使來遠人往來於吾
國宜寬恤之諸侯屏翰乎吾國宜懷保之此九經之目皆臨屬天下以成其邦
也而人道立矣

此九經外叙九經之目不重序上大臣近而旁繫故言敦睦臣卑而易疎
故言脩求其研歆若或傷之曰子以道而招集之曰來順而不拂曰柔巽而
不傷曰懷

遺立存此入道何政不敏吾能修身則脩其身為常常德為之身即立其道為
應繼精一之志能尊賢則孰此尊之仁心令頭即不夾進義理自然洞徹而全
體惑能親之則情義兩孚九族和睦而諸父昆弟不怨大臣敬之則若成之見
為我定是非而大事大計我享所眩群臣休之則元首之戴有以增忠悃而宜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九效忠其報于我者也重于庶民則感德如算君親上而樂于從事來百工則執事者咸皆利用而財用充足人系之則即心焉此德也心端則不待辭集

此節以通立至下皆從此而言之正是人通敏政也不必作效看道即五理上自朕洞徹至終以平素言不昧疑君之敬而心乎神解上詳矣以臨事言報禮不足報君之禮君此有盡其報禮之所由重也功

非禮不動人但知士報禮之重而不知此正所以勸士之感激恩遇而天心動也時使而不其其功薄欽而不其其功既既其欲欲富之情則百姓之樂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群臣猶吾四休視百姓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國也時使而不其其功薄欽而不其其功既既其欲欲富之情則百姓之樂其事其輸將非自勸也此正所以勸也吾每日督察之又每月考校之以稽其執勤執惰又同功而給以既重必稽其事之勞逸則激勵有方百工之勤者

而德自生感也皆九經之事文武所以通天下為一氣者此耳非禮勿動正身是舉一躬範於天秩天敘之內禮以斯能通正而所云知天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諸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

凡爲天曰修身至於懷諸侯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猶矣而所以行之者只是一誠蓋有格者必有所以作者件是一點精神運用而已而非卒辨凡自吾身而達之天下國家之事皆宜豫定其理已先定住天理縱然有搖不動而事立焉不豫則當机卒辨便倉皇急迫而事廣如宣之令者言也夫有言前而定乎言之理則順理成章而不踰措諸爲者事也未有事前而定乎事之理則惟準動化而不困礙諸身者行也未有行前而定乎行之理則自慊于心而不疚舉諸性者道也未有道之作非已前定乎一原之理非不究於道不究於心也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此

譚玉懷曰總九者而行之於一。一川在九經之外。於九經中握其一。而其餘皆舉之矣。一者何也。曰修躬是已。儻身只是奮明而已。凡事所據甚廣。豫即是豫立乎一。天下豈有不豫之一哉。前定非先時料理凡事也。凡事在外。而理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未嘗客感不形此。心確存愈寧。不妄不搖。謂之前定。即是豫也。

下位又自在下者推之亦可以見素定之意為人臣而在下位猶無以歸君心

主信使能以深民之悅從民不可得而治矣。朕獲乎上有道在乎信友。倘
至真心以感孚朋友便至真心感孚乎君不獲乎上矣。朕信乎朋友有道在
於順親尚不能論親於道心與之一便未能孚友以心不信乎朋友矣。朕順乎親
有道在於誠身苟友諸君不與有是愛心非淺疎堪稱長之身是自有期矣。
便不能與親矣。不順乎親矣。朕誠身有道在於明善苟不能據去人欲蓋已。
淨矣。然毫末雜乎善則吾所自有之善尚未明淨此身便非天命聖性之身不
誠乎身矣。誠身即文武之心。浩浩法行之一而一之誠也。即在下者如此而
在上者益不悖不如此矣。

此節三子推明不可不前定意。借下位者立說。雖曰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順親。節節皆有豫字。朕身即是端緒。起艱苦。滅身而後不可謂滅身。豫於明善。各句開以陳以溪曰。此節緊要在明善上。即地之有善。字此性本善。不害者。幾於善。處見得。不分明。便夾雜。混淆。不能體。渾身故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即申甫曰。明非明曉之明。乃明淨之明。善云者。揀退人欲。堂堂淨淨個善。坐一臺。夾雜耳。若作明曉說。則向事物上研窮。而分知行為二矣。

[illegible]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体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亡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芳粢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妾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廬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
則是九者皆爲虛文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矣此九經之實也

言動則不踰事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則則不窮○踰踰其却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
素定也踰踰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吳獲乎上有道

不事朋友不事不獲不獲上矣上矣事朋友事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違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及諸身

不誠不順。順。親。誠。實。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有所發

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直者不迫也。直者人之道也。直者不勉

善而固執之意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

申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

疾不徐而恰中乎天道之聖人。全假托人為者也。誠之者。知何人。乃於方善。臨料中。操操其至精者。則將此善。在口。心。亦久不失。是聖人。以合天之德。心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是誠。人。身。指。出。本。原。不。曾。彫。琢。者。言。但。理。附。于。氣。不。見。為。形。氣。所。雜。故。有。待。於。善。友。以。後。其。初。此。正。應。上。不。可。不。知。天。知。人。意。蓋。知。得。此。是。天。而。誠。界。而。乃。人。所。當。為。者。則。明。善。誠。身。為。容。已。也。亦。于。心。不。慮。而。知。不。忘。而。能。此。天。之。誠。也。即。不。忘。不。勉。之。真。體。也。聖。人。不。煩。思。勉。而。從。容。中。道。從。然。赤。子。之。初。故。為。天。道。人。皆。由。赤。子。而。則。人。之。與。聖。人。之。心。操。善。固。執。乃。思。以。思。復。頭。之。不。思。勉。以。勉。復。頭。之。不。勉。也。是。求。合。乎。赤。子。非。求。合。乎。聖。人。也。人。道。即。是。天。道。所。謂。知。之。成。以。一。也。

理。同。必。善。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慎。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滿。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是。非。與。妄。於。毫。厘。之。間。而。不。至。於。差。謬。如。斯。而。能。行。其。又。加。以。敦。篤。行。之。則。天。理。不。為。人。心。所。奪。而。此。學。問。思。辨。之。際。清。者。皆。有。以。其。其。實。與。此。誠。之。日。功。也。可。為。已。哉。不。學。而。天。理。不。能。不。知。不。知。不。能。不。有。一。未。足。解。疑。惑。其。心。未。肯。措。也。思。必。求。其。端。有。一。未。全。悟。通。融。心。未。肯。措。辨。必。求。其。明。有。一。未。剖。析。不。差。心。未。肯。措。行。必。求。其。篤。有。一。未。踐。履。篤。心。未。肯。措。推。此。弗。措。之。心。遇。道。理。有。易。於。知。人。以。一。分。而。能。已。則。百。倍。以。求。其。能。遇。道。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有弗學。學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百能之。此困而知勉。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曰。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理。雖。全。知。人。以。十。分。而。能。已。則。千。倍。以。求。其。能。誠。之。求。能。而。後。已。操。執。若。不。當。如。此。則。夫。人。之。本。體。原。是。明。強。誠。意。也。果。能。弗。措。弗。措。而。加。百。倍。力。正。是。磨。礱。見。明。機。作。見。強。之。處。此。是。明。矣。即。此。是。強。矣。天。下。豈。有。定。見。定。力。如。此。而。不。可。謂。之。明。強。者。乎。到。此。則。生。知。安。行。者。亦。不。過。如。此。故。曰。及。其。成。功。一。也。人。道。在。而。可。以。敏。政。矣。

本。來。之。善。間。於。物。物。故。須。用。學。向。思。辨。以。求。之。此。即。在。日。用。行。事。上。擇。善。而。行。了。勝。行。之。不。為。畢竟。非。真。明。強。故。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慎。辨。必。明。當。敦。學。不。放。過。也。此。有。實。失。不。放。過。也。就。如。寫。行。字。之。隨。處。隨。處。實。力。就。如。學。問。思。辨。也。五。之。字。指。誠。之。者。之。字。皆。在。道。上。用。功。此。所。謂。擇。善。固。執。明。善。誠。身。也。君。子。之。學。有。不。必。學。不。可。學。者。故。曰。有。弗。措。弗。措。必。求。其。能。百。倍。其。功。算。不。得。工。夫。食。不。得。懶。情。必。要。其。成。而。後。已。此。困。勉。之。事。何。等。艱。難。為。哀。公。開。大。路。也。一。与。十。是。一。分。十。分。不。是。一。倍。十。倍。蓋。我。倍。於。人。方。是。倍。一。十。百。千。以。道。而。推。易。深。淺。之。別。即。明。強。不。落。一。處。惟。知。知。果。之。心。就。是。明。奮。然。結。果。之。念。就。是。強。到。此。身。餘。人。存。而。文。武。之。政。即。舉。與。誠。明。此。從。上。章。之。旨。而。立。言。也。天。命。之。謂。性。謂。聖。人。之。誠。明。則。不。勉。而。中。乃。其。直。性。也。不。思。而。得。乃。其。覺。性。也。人。而。合。於。天。故。謂。之。性。脩。道。之。謂。教。而。於。人。之。明。誠。明。善。是。源。擇。善。之。教。也。誠。身。是。源。固。執。之。教。也。由。教。以。及。性。故。謂。之。教。性。教。之。名。雖。若。有。安。勉。之。異。狀。聖。人。之。誠。中。即。明。也。賢。人。之。明。中。即。誠。也。是。教。之。未。始。不。為。性。資。之。未。始。不。為。聖。人。之。未。始。不。為。天。也。所。謂。及。知。之。一。處。功。

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曰。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須味其箇字至誠之道天道之至也亦人道之至也天道人道之至則共三
 者之內何理不洞何真不燭故說可以前知則知者知其理耳近理上安善
 不善之成哉必先知之且若處理而言知則是知之以術教而非知之以至
 誠之道前知然亦是至誠尽天物贊天地內之一端事將因必有禎祥將亡
 必有妖孽而天地之祐所露也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聖人之精所
 通也善必二句有不待祥妖之出而知與亡也不待蓍龜之見而知吉凶也
 不待四休之動而知得失也先知是性智之知非至誠以心應其善不善也
 盡必之極此心存善無不善之宰也丘瓊山曰凡我管鬼神而為也聖人不
 听於幾而能為幾直与鬼神同力故曰如神如鬼以鬼神相比標也言至誠
 之心已具有神明吉凶禍福不啻為造化用而為聖心用也
 全真張伯初曰自成自道只在成物一成何以故性至二故誠之所以自成自
 道即物之所以成始成終同一天命之性所以成物尽变化乃是成己完滿
 處故曰時措之宜時者德性中成物妙用也
 自成子思明人道曰理一也存之為心謂之誠存此誠方成其人是誠乃人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之所以自成非外鑠也。循是誠而行，無之過，而道乃人之自踐形。自戾性，祇當有道，全可誘也。何也？天下止此是理物之徹頭徹尾，都要此誠物有終有始，而誠則徹始徹終，必有滅方存，物不滅，使全物雖有物亦空虛如全有是故君子必用擇執致曲工夫，實力在誠務，終自道而完自成而忘己也。曰：貴誠便能自成，非誠者非徒自成一己而已也。止在己，用力而不所以成物，便即此苟存也。夫己原全体是仁成澤天地万物之己，便耳目肝膽皆真机流浹，至不是仁說此真己，徒全之，內便合万物為一條區處澤當便是貴也。澤精至不是智曰：仁曰知乃吾固有之德也，智不出仁內，乃合外之佳音而為內之本体之道也。既合外內故時而措之，成已即是成物，經綸參贊，全不得其宜也。夫誠以自成，乃成物此亦明誠之事，人道也。

此節言天以終始為物之與理。誠至我性。而我性是理。乃成其為人。言外有非誠則無以成之意。成言性。勿蕪言誠。既是我所賴以自成。則率我本真。以完我本性。正非當自行的。望容外護。○次節正發上自成自道之意。言物之終。而終莫非誠之。所以為不誠者。至。事物是底。誠則有物。至誠則無物。可見誠為身成。是以君子貴於誠。必要行此道。而完此誠。以自成也。物不自下。已為兼天地太汗。亦勿以指事太虛。不是物不自始。誠為之始。物不自終。誠為之終。之說如此。諛方見深。誠為自成。○末節承誠之。言貴便是成。已誠物成。一理。故成財俱成何也。以誠成已。則真。心法。全之內。即含万物。皆通之智。此原頭性體。不以外內間隔。故成己中。指出來。自宜於物。而能成之也。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体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也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不見其事。收河海之流。不見其淺。以至万物皆地載之。而地之生物何可測也。然天地間惟山水為至大。今天山指一處言。一秦小石之多。亦是山。及觀其廣大之全体。則草木生于斯。禽獸居于斯。室之可藏。如龜窟之玉。與於斯焉。卒夫水指一處言。一掌兩掬之多。亦是水。及觀其不測之全体。則大而鼉鼉。小而蛟龍。鱗物。小而魚。亦鱗屬。鱗亦介屬。皆生于斯。凡珍珠海錯之貨。可饒饒也。此皆皆值於斯焉。夫山水之生物不測。就非天地之生物不測。即現天地則知至誠矣。貳字與二字不同。彼二字是數目字。此貳是疑貳。副貳之貳。乃徒之一意。只就氣化流行處。見之。實理渾成。更無夾雜。故曰不貳。不必入陰陽剛柔等語。自相比擬。不測非言生之多。不可測。乃言物從不貳生出。如之何可以測其所。以然亦就源頭上說。晉登大。口傳也。即就為物不貳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條性不重法。索今夫。即不是說天地生物之盛。只是驗其盛耳。以天地為主。不以山水對說。山水二段。蓋以見天地之大。蓋就中舉一小。又舉一水。具完全條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涵天地之理。橫來見他。不可測識。處索了。允曰。昭々不言少。乃言其多。即昭々之小。明而極高。極明的。都在這裡了。故曰斯昭々之多。非積累之說。及其云者。自吾人論其不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亦云尔。尔不屬天地山水。深則意自明。

（維天雖至誠。亦只是合天之命也。詩云。維天之命。主宰於氣。此若於規矩全數。享其而流行之不已。詩之意。蓋言世人未識天之所以必現於世不已。乃是天之形。以為天也。又云。於乎幽玄。不顯。我文王之德。一物不雜。而極其天理之純。

詩之意蓋言世人莫測文王之所以文觀不顯純德乃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德至不已是象上一乘境界文德惟純而全二象雜純亦不已初全姤至終此正文之所以為文之妙也是純即誠也不已即至息也天心至誠也一而已矣

不顯二字即首章莫發乎微字文王不顯亦臨故能究文德之純淺儒改作豈不顯哉誤矣吳國之曰天之為天文之為大也都主外也說至所以字如緣入而來不知子思外此以證正統天運聖人之本體而說觀天命則知天之所以為天觀聖德則知文之所以為文兩所以字謂世人之所規其原也乎息不二便是施亦不已引待作証正以見聖人非小天地非大聖同天地而非不測之術云

全曰首辨為聖人之道望人為聖人之人後引明哲保身說見潯人是個聖人之人方能悟聖人之道

大哉子思明人道曰道原于天而合于聖人大哉聖人之道乎不曰聖人而曰道惟有道而聖人之品地独絕不曰道而曰聖人之道惟有聖人而道之小量始滿但見洋于沫動充滿背陰陽五行之理有以發生長育于萬物而曲成之凡自天而下皆斯道而充塞道之峻不上極于天乎復說洋中觀其發育峻極之澎湃然何慢乎完密周然而大哉其禮儀之制如射婚喪終朝觀會同其自有三百其中之威儀如升降揖讓進退俯仰其自有三千而三百三千皆道也道之大如此而行之者必待至德之人以佐更有大於天地万物者而

知也。行也。不必握三代之權。際三代之威。而華門國靈衰世。未嘗非
紫衣峻極。禮儀威儀。世界。而德性之用。大矣。引諸正。其神。就變化。天飛泥
蟻。非。非。禍。之。謂。也。然。非。非。其。身。直。是。欲。往。青。經。曲。之。道。于。心。而。一。念
漸。微。中。更。以。自。安。守。而。民。物。之。理。非。世。之。能。容。我。乃。我。之。能。容。世。也。保。身。非
保。血。肉。之。身。乃。運。身。是。道。成。個。體。受。得。于。天。地。之。身。保。身。就。是。衛。身。意
此。三。句。是。皆。詞。作。

保身之法云
保身之法云

全。子。思。引。言。重。戰。和。戰。自。專。上。今。天。下。以。下。文。義。一。片。不。斷。蓋。以。文。武。之
法。制。他。在。雖。以。夫。子。之。聖。且。不。敢。而。以。他。人。乎。倘。為。下。之。不。可。倍。也。舊。說
把。來。一。即。分。應。自。用。自。專。及。古。大。非。
自。用。此。明。為。下。不。倍。也。夫。子。嘗。曰。今。貧。知。者。欲。索。隱。行。怪。以。此。時。制。而。不。知。是
自。難。及。身。之。災。耳。為。思。而。無。德。乃。好。自。用。以。逞。制。作。之。能。此。其。人。必。定。是。戰。而
爭。任。好。自。專。一。權。制。作。之。權。若。也。勢。必。至。生。今。之。世。不。遵。今。之。制。乃。欲。復。古。之
制。此。皆。不。遵。德。性。道。而。學。來。即。是。決。之。所。必。及。為。此。理。此。言。可。見。若。非。應
運。而。以。之。于。子。便。不。敢。議。親。疏。貴。賤。相。接。之。禮。便。不。敢。制。車。旗。堂。室。服。色。之。度
便。不。敢。考。數。藝。音。形。象。之。文。自。源。心。子。乃。可。而。試。觀。今。天。下。制。作。大。同。而。其
大小。廣。狹。其。執。同。書。之。聲。音。數。量。其。文。同。社。之。行。若。親。疎。貴。賤。其。倫。同。其。其
度。其。其。在。心。而。不。改。矣。論。非。天。子。不。敢。擬。雖。有。天。子。之。尊。等。聖。人。之。德。且。不
敢。作。禮。樂。況。非。于。其。位。而。身。之。矣。故。雖。有。聖。人。之。德。等。天。子。之。尊。亦。不。敢。作
禮。樂。斷。不。敢。專。而。反。古。也。即。德。如。孔。子。亦。不。敢。作。禮。樂。者。當。自。是。禮。者。無。言。之。恒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
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資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哲同
與謂與起在位也
詩大雅蒸民之篇

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殺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十
思引之及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夏禮僅數于紀。非。天。下。而。同。數。殷。禮。亦。多。之。但。殷。禮。僅。存。于。宋。非。天。下。而。同
存。惟。我。所。享。之。周。禮。今。天。下。臣。民。皆。用。之。吾。惟。擬。周。之。禮。神。澤。惟。宜。與。天。下。同
尊。之。而。以。現。天。下。所。用。與。孔。子。所。擬。而。不。倍。之。義。可。識。矣。
或。曰。古。之。道。即。中。庸。友。字。即。友。中。庸。之。友。所。謂。復。舊。章。者。是。也。亦。可。復。矣。
問。曰。孔。子。如。何。要。議。非。空。議。也。有。五。重。程。定。品。式。使。上。下。有。若。親。疎。有。序。矣。
如。何。云。制。裁。其。器。數。等。第。之。宜。使。名。器。等。第。可。假。借。文。如。何。云。考。定。其。黜。廢。之
形。象。正。其。教。育。之。偏。訛。使。巧。偽。不。得。混。濁。禮。制。度。中。之。一。端。也。執。不。在。卑
形。象。正。其。教。育。之。偏。訛。使。巧。偽。不。得。混。濁。禮。制。度。中。之。一。端。也。執。不。在。卑
禮。度。執。不。在。卑。序。朱。子。曰。公。序。如。昔。威。約。之。類。議。禮。以。制。行。故。行。同。禮
制。度。不。以。為。法。故。車。同。軌。等。文。以。公。俗。故。書。同。文。王。文。成。云。玩。今。天。下。三
字。有。混。雜。當。出。之。意。此。以。可。作。感。此。思。不。可。不。作。家。姑。之。感。立。毛。伯。曰。此
子。不。得。位。而。從。周。亦。就。潛。攝。序。令。以。其。禮。其。義。從。周。那。今。却。要。殷。制。酌。夏。殷
之。禮。以。為。權。衡。之。定。制。允。得。不。倍。之。義。可。識。矣。
余。言。此。重。要。在。君。子。之。通。事。諸。君。方。前。未。別。出。此。一。句。後。復。提。明。此。一。句。首
節。為。綱。次。節。釋。看。本。諸。身。而。節。言。君。子。制。作。之。尺。善。應。三。重。句。是。故。說。君。君
子。制。作。之。宜。民。應。象。何。末。節。引。詩。以。結。之。亦。輕

文三者之重與否能使民精神意氣乎我德元制作之能其可以察民之往相
忘於通化之盛乎所以朕若以其善而且尊斯足信從耳如時王以前上為者
乃言聖賢集生

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孔親疏貴賤
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各
專制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
變倫以序之。三考。雖有其位。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思曰。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
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
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
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
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
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
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法則特有其道處抽言之而遠近二句又特自其天下字內抽出言之法而
則即其意即是不辭望而不辭又即是世法世則德之是動而世為天下道
也遠者悅其德之被於有企慕之思近者習其行之常故言默教之心陳新
安曰永終譽要終而後言譽有譽其始而言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其必
本諸身若善而後微諸民若信從耳反言以決之故曰未而登即先之意對
不字而言政統氏以巡字代

金言前章言聖人之道已備此演以仲尼終之見中庸之道不於仲尼也首節
已足仲尼之所以大也次節只是喻其大末節只是惜天地而及其所以大
不形於辭之詞

祖述子思以仲尼明天道曰仲尼澤全一天命之性耳以堯舜為道之祖而心
源相為祖述其精一執中之道也以文武為道之憲而表章備明之徒其先
進郁之盛也止止久速其執甚若順春夏秋冬之序也用舍行藏其序其
方若因流行坎止之常也惟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全不包羅直如地多不
持載天無不覆且其所以覆之理隨時而變如一或如四時更錯而後日
月相代而明者絕不停止故現天地則知仲尼天地中凡飛潛動植之萬物並
育於其間而各正性命不相侵害且四時日月之道並運行於天地間錯行代
明各循其序不相違悖此俱是小德之微見也此散之物散之道如川之流而脉
絡分明然其中有一大主張是德之大者為物之命為道之根散其化而出
不窮所以德之小者不悖不害如此也有大德以主宰乎小德此天地之所以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
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之理皆兼內外而言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譬
徒報反○錯猶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
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大也即是仲尼之所以大也

葛海門曰孔子之道只是個一以貫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自其貫處
言也而小大合德則指其所貫之原極一也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之所
以為大故末節特就上文意中抽出個德字而以天地發明之不必將德字
推高一層蓋德即是道之經緯處非有兩截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如明
是與天地參非以天地之所以為大形容仲尼之所以為大也須辨
金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言德之散用為萬化處說首三條詳聖德積中於
外之說末一條極言聖德所及之遠此下二章皆極贊仲尼

至聖子思承小德川流而言曰惟天下至聖一統不崇心德完全為純聰有真
德明有真見廣而通微智而藏德蓋不待端居五位而昭然民之體已具矣
矣故其妙處寬廣大裕舒後溫和平柔與順真之以端的人群而有容也發
強有力則不屈發勝外真足以裁決廣漠而有執也皆德一莊嚴中不悖
正全耶所以敬天勤民者已取足于此文有章理有條密詳細察明辨所以審
機鑑物者已取足于此即至是若窮其量此心詳細處最周備全德處最廣
闊此周備廣闊中又不足至根添寬渾渾渾渾而靜深一元活潑而有本其心
體既該括無餘故只因時逐性而出便發實是即進心不論自勝如此蓋泥濘
泉發根也

此節提聖至聖之德之全不必多贅與德為能字要得自自然然下五者
而言德俱就心德上說五以字各就上句而應藉外其之以待用當未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
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
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
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恭足以有容也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別反○聰明睿知
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
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

如天試觀其薄情暴斂萬民天性之德全不包羅始如天樹其潤泉舉萬民潤事之益全不傳當始如潤以天潤之德見之於德容自有可敬宣之於德言自有可信樹之以德行自有可悅蓋聖心遠今人之心依正見時出之妙也是以德之流廣即為穀名洋溢乎中國即極之葉猶亦聖德所施及於舟車亦可至之地人力以運此舟車者祇可通之所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處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同此哀樂喜怒哀之情即同此尊榮其道親炙其光之心而敬信悅服夫人也即此見至聖之心依曲明矣摩挲本乎天同大和與天相醞也亦不完渥臨安五者之量耳

隨處發見。凡容貌跡令政事皆此德之流行件。合着人心。所以莫不敬信。悅季玉海曰。此節是形容。語不重在數名。重在尊親。又不重在尊親。重在聖德之可敬信。悅若。全康不居。漢着。洋溢字。自聖德天淵中。洋溢出來。○舟車六句。亦非平語。舟車而至。即是人力所通之地。必推而至。於天所賦。地所載。則其字廣矣。而日月霜露正。與載中妙用此。皆天之氣化所運之境矣。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理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覆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
廣大如天也

第三十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康上章而言小德
之川流亦天道也

金書山章乃德彰也言傳德之於後人心源以意節言至流轉事出於自

一誠惟天下至誠德无不宰為能經綸天下之大徑是曲盡達道盡率性之道也主天下之大本是敦樸未漢之中先天命之性也性原于天命是天地之化育而知之是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由率性之道而根柢于天命之性由天命之性而寬及于天地化育相通夫天地之為物不貳則生物不測而至誠之心一不貳也其所為至本以著經綸者亦不貳也此尚何所倚偏不倚而知天則聖心一天也故經綸處可以見肫之之仁也經綸自大本之至渚之則尤見潤之其潤而經綸至本要之知天地之化育則聖心一化育之天浩：然矣惟聖心之天本然完固則聰明天德渾做一塊氣而間隔不固則已自散其浩：天德不見天地之化育矣又何以理會渚未茂之大本而至之又何以理會渚中節之達道而經綸之

徐自溟曰至誠事業皆著於經綸而經綸必本於盡性主天下之大本即主經綸之本也大本原本於天地之化育來天地本此誠以數化育故天地大至誠本此誠以經綸故聖心之天亦大故曰浩浩其天知化不出經綸至本之外浩：不出肫：潤：之外以知化之天而植立本之潤渚經綸之仁此正至誠之達天德也達天德就是知天地之化育固聰明聖知就是至誠必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体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至誠能知天地之化育。必固聰明聖知。能達天德。能知至誠。至誠能知至誠。而知字是通重血脉。

金曰徐匪教曰中庸論君子之滿道而惟極於性至命至此復自景初發念起言之身下學上達同一机括未有其物只在見聞形以上著工而其旁乃能立於性命淵微之極者也故劈頭一個鬧到庄一個驚歸宿一個全教全真總只是真性命的消息非有二也

衣錦子思論下學達天之妙曰聖學工夫自寬心始偏詩云衣錦而必加之以
網惡其文之太著欲欽準以就矣也故君子為己之道只于隱微處独中潛脩
穆然而性命中和內自成一段華美不若小人之道外雜的朕有文自目見其
索朕意味耳罔朕何如益君子罔朕之道一味蕙靈淡自不歇榮光點染箇自
朕文渾全端緒溫自朕理有此罔朕之心便知康而國家天下之治亂由近而
在自之得失則用功必謹于近知風之由身而鼓者有得失由自之管於心者
有邪正則用功必謹于身至于自不可見聞美微美而身與物由此而顯知此
為然要便即此為謹防而自心自性之德為全敬全真之本體即從此可入矣
前輩論至聖只是一個誠則聖季工夫端自誠始故引詩言君子為己之學
專取尚綱二字罔朕曰章曰重罔朕不重曰章然曰章即在罔朕內非有兩
層淡而不歇三句正發明罔朕也俱就君子之道摹擬須知淡簡溫是君子
性體如是如此故不歇文理自寓亦非有兩層也俱要根為己寬心求發
為己者必知此不可說為己又要知此知遠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一句自外

之而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
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第三章 敦化亦天道也前章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闐然而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曰君子之

道濬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綱口詢反惡去聲闇於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the adjacent page visible.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1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structur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vertical strip of material and some stitching or staples.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off-white.

皇之本。君子不向世味馳。戀不向人情裝。豈一種平定之。趣專從自心。裏

二行餘品以法為已三字其下手必全在知微中莫有兩義

意ニ可ハ、佳
三ノ事。由來
佳ハ、ノ上
ノ上

蓋言獨之當謹也故君子由自省察必欲養天命率性之本體毫髮疾病朕

乎若過此關僞藩滋長力多及矣能謹於所不見則詩詠謂不愧者乎大

故君子只是惺惺此心。常常兢兢業業。惟恐放失。便是不動之

潛然二節皆是隱微事合下二節亦是一套之夫子雖到節恭而戒

水不可轉至矣。老木乃石信。子于此以雀食一毫。移病。則此志。曠。則可。

10

之所不可及者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

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卷之四

者一味敬信。有言說。凡廟中人自化之。廣有事競。蓋有是德。即有是化。也是故。君子不必言以示勸。吾心念惡。愧與天下共。懣者。民自其於缺鉞之威。是亦言而人自化也。○化至不賞。怒神。夫周頌烈文之詩云。天子有不顯之敬。德而有辟。皆以為法。蓋言德化之極也。是故君子篤恭於穆清之上。罔到極處。只令此初心人。亦以心之初應之天下。自成蕩平景象。是亦不顯。而人自刑也。至德之化。不愈神乎。許敬菴曰。謹微之功。至不動。敬不言。信已至。可復加除。是外象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泰假二節。見天下不同。近於微便是微。跡未及。亦便是志之不能。至疾處。○按不賞不怒四字。說德上看。分明是敬信功深之。浸喜怒哀樂俱不用。惟以直性與民相觸發耳。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指直是即民之勸懲。益以見其至德。至為之盛。舊教敦篤。厚篤安。必欽極。意若露一毫情識。炫些少聰明。便是洩漏。人心之初原。從天命來。君子篤恭。只是周到極處。不著一毫情識。合此天命之初。休耳。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地位。姚承菴曰。恭即是敬信。即是心休。曰篤恭。曰不顯。只是到微之極處。

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秦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効。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斧也。言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不顯之妙必如何而法爲至也。皇矣之詩云：天謂王于寧春，懷爾之明，俾不大着於穀色之間，薰蒸只如此乎。狀夫子有曰：穀號令，色威儀之於化民，非不措不聞之本也。今曰：不如此，亦顯矣。非至也。魯民之詩云：德之淑妙，其輕如毛，篤恭又只如此乎。狀毛雅潔猶有物可比倫乎。漁者今曰：如毛是亦顯耳。非至也。其惟文王之詩乎。上天之理，字聲可听，字真，叩用夫穀真在物最爲微妙，而曰至之是不顯之德。況天命本原上合，得不睹不聞之真，惟天至穀至，真惟此理流行於天原，至穀真之可替耳。口大到此，便合着原頭玄微處是之謂至矣。至聖配天於至穀，至具之表，則聖至。滅達天於至穀，至具之中，則滅至。狀亦尚綱罔狀之所致，融淵中序，不可能哉。

三引詩一節。一節。顏色。滿於粗乃化民之未務。謂非盛德本原。處毛。猶有倫類。可擬而德。非若毛之。猶有倫也。猶若。今。对有倫。則有對矣。然非徐。休。天。全。般。具。聖。德。亦。全。般。具。如此。乃為全矣。非端形容之至也。蓋天命我以德。本全般。全。渾。然。一。未。散。之。中。故。德。之。源。反。出。天。復。何。般。與。然。一。天。命。之。性。正。見。君。子。與。天。為。一。而。聖。人。修。道。之。教。在。我。也。許。白。雲。曰。以。全。般。全。具。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矣。矣。而。曰。上。天。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我。者。發。育。萬。物。之。事。性。化。育。之。中。有。全。般。全。具。之。妙。即。太。極。形。而。上。下。者。譬。如。人。蓋。然。而。天。下。平。本。未。具。倫。也。維。成。氏。曰。全。容。天。載。何。以。及。化。民。曰。天。命。之。性。原。合。身。心。意。知。與。國。宗。天。下。為。一。故。潛。伏。屋。漏。身。民。勸。民。風。天。下。平。慶。不。分。兩。原。若。離。化。民。而。室。說。全。般。全。具。便。非。天。載。

四書知要集注

頭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詩三篇德不大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三篇德不大聲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美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在。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由因思極致之
言求其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
事推而高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矣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二篇之要而約言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

寬政庚申

